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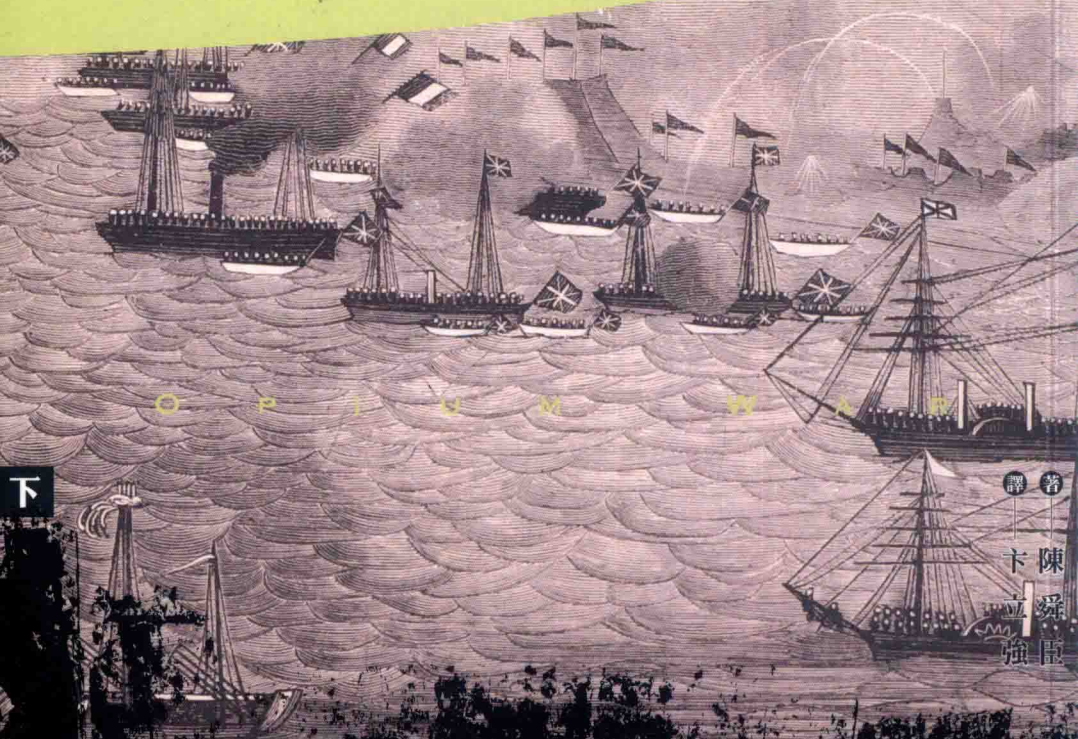
五南出版

舊時代的崩潰

旗兵鎮壓，漢人還擊，
鎮江陷落，新時代啟。

鴉片戰爭

英夷暴行，農民忿起，
守土之臣，屍橫遍野。



下

譯者
陳舜臣
卡立強

在日本出過多個版本，暢銷數十年，
並曾被東京大學作為學習近代史的指定教材。

耗費了三年的時間蒐集——**陳舜臣最負盛名，**
同時也是最被人重視的作品。

鴉片戰爭（下）舊時代的崩潰

陳舜臣 著
卞立強 譯

本書為創譯通達（北京）諮詢服務有限公司授權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台灣地區出版發行繁體字版本。

本書中文翻譯版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獨家授權臺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臺灣出版發行。敬請尊重著作權。

鴉片戰爭(下)——舊時代的崩潰

作者 陳舜臣
譯者 卞立強
發行人 楊榮川
總編輯 王翠華
主編 陳姿穎
編輯 邱紫綾
封面設計 吳雅惠
出版者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 (02)2705-5066
傳真 (02)2706-6100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 01068953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15年3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52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鴉片戰爭/陳舜臣著. 卞立強譯. — 初版. —

臺北市：五南, 2015. 03

冊；公分

ISBN 978-957-11-7973-5(上冊：平裝)

ISBN 978-957-11-8014-4(中冊：平裝)

ISBN 978-957-11-8015-1(下冊：平裝)

目錄

第五部

年關·····	7
斷章之四·····	29
萬燈搖曳·····	47
戰旗墜落·····	71
閃光·····	91
停戰前後·····	113
人來人往·····	135
偷襲之夜·····	157
白旗·····	183
城外·····	209

平英團 231

暫時的平靜 257

第六部

孽火 277

中秋前後 307

浙東風雲 329

斷章之五 353

敗逃 375

生與死 397

殉難錄 415

殉節圖 437

屈服的道路 457

訣別 471

註釋

鴉片戰爭（下）舊時代的崩潰

陳舜臣 著
卞立強 譯

目錄

第五部

年關	7
斷章之四	29
萬燈搖曳	47
戰旗墜落	71
閃光	91
停戰前後	113
人來人往	135
偷襲之夜	157
白旗	183
城外	209

平英團..... 231

暫時的平靜..... 257

第六部

孽火..... 277

中秋前後..... 307

浙東風雲..... 329

斷章之五..... 353

敗逃..... 375

生與死..... 397

殉難錄..... 415

殉節圖..... 437

屈服的道路..... 457

訣別..... 471

註釋

5

年關

「穆樞相在北京怎麼搞的！」他帶著不滿情緒，勉強地朝高第街走去。上諭是一月二十日送到的，按陰曆來說，已是年關了。

「今後想聽聽您的意見，請予協助。」琦善雖到了林則徐的臨時寓所，但只是這麼說兩句客套話，走走形式，很快就離開了。

1

鐵火穿沙角，當年塞草肥。

蘭枯鋪廢瓦，駿馬踏雲歸。

《飛鯨書院志》所收的連維材的詩當中，有上面這首五言絕句。這首詩是他在高第街林則徐的寓所裡寫的，題名為《陳將軍義馬》。

清軍在沙角與大角的慘敗，給廣州的居民帶來了極大的震動。

「國軍原來是這樣軟弱呀！……」——人們這樣來重新認識了。另一方面，這也叫他們領教了一

向被鄙視爲夷狄的英國之強大。

他們早已聽說了舟山慘敗的消息，但那畢竟是在遙遠的地方發生的事情，有人甚至振振有詞地誇耀：「英國艦隊之所以避開廣東，是因爲虎門的防守堅固。」

可是，被說成是金城湯池的虎門第一關，現在卻輕而易舉地被英軍攻陷了。

不過，廣州人的自負心理對此又作了另外的解釋：「這都是因爲林則徐被革了職。如果當時虎門的水勇團沒有解散，那就……」

林則徐的聲望本來就高，這一來就更加提高了。相反，琦善的身價一落千丈。

陳連陞父子在沙角一起殉難的事，尤其使人們深深感動。英雄的事蹟被人們加工潤色，連陳將軍的愛馬「神駿」也被神化了。

陳將軍在戰死之前，確實從馬上跳下來，在他的屁股上打了一鞭，讓牠離開死地。據說這匹馬被英國兵逮住，餵牠飼料也不吃，只是悲哀地嘶叫，最後終於餓死。

這個悲哀壯烈故事的主人公是不會說話的動物，更加使廣州的人士感動。人們感嘆地說：「連馬也爲主人殉難了啊！」

「陳將軍義馬」遂成爲各地詩社的詠題，詩人們以「神駿」爲題，競相作詩。上述的連維材的詩就是這樣的一首詩。

詩的大意是：英國的炮火粉碎了沙角，以前要塞上茂草叢生，神駿一向吃著那兒的草。而現在蘭草枯了（詩中往往以蘭枯比喻佳人的死，這裡當然是指神駿的主人陳將軍的死），到處是一片廢瓦，

神駿不願踏這些瓦礫，遂踏雲歸去了——即追隨主人殉難了。

「請您斧正！」連維材請求林則徐刪改，林則徐在詩詞方面的修養當然要比連維材高得多。

「我不勝任。」林則徐這麼回答說。不過，他還是把詩箋接過來看了好幾遍，扭著頭想了好一會兒，把詩箋放回桌上，改換了話題說：「剛才好像是彩蘭來了。」

「是的，帶來了兩條消息。」連維材回答說。

送到金順記的情報，都由彩蘭送到這裡來，她的到來就意味著有什麼新的情報。

「北京來的嗎？」

「一條是北京來的，一條是上海。北京來的消息不壞，上海的令人擔心。」

「擔心？」

「翰翁病了。病好像不重。不過，畢竟上了年紀了，彩蘭爲她的祖父擔心。」

「翰翁……可不能出什麼問題啊！」

「北京的消息談到了給琦善大人的上諭，皇上的意見是要停止同英國談判，一切要和林、鄧二位大人商量。」

「啊……」

琦善自從上任以來，在任何事情上都未和林則徐商量過。因爲林則徐已經被革職，這麼做也不是沒有理由的。這次上諭中指示要跟林則徐商量，也許不單純是皇帝的心境發生了變化，而是主和派的勢力在北京政界中敗退的徵兆。

林則徐的腦海中浮現出軍機大臣穆彰阿和王鼎的面孔。

「琦善大人不僅不跟林大人商量，好像跟其他官員也不商量。」連維材說。

「怡良來的時候，經常發這樣的牢騷。大概是總督知道商量會遭到反對，因此乾脆就不理了。」

「顧問的職務好像由鮑鵬一人來擔任。不過，既然下了上諭……」

「形式上也許會來商量，但那完全是形式而已……總督恐怕還要堅決貫徹他的方針，這個方針並不是他個人的。」

「對穆樞相的指示，總督恐怕比對上諭還要重視。」

「請問這個上諭已經到達總督那兒嗎？」

「沒有，今天早晨剛剛傳到金順記。我們用的是傳信鴿，比快使還要快兩三天。」

「他會怎樣來商量呀？」

根本的意見完全相反，商量也不會有什麼效果。道光皇帝的上諭簡直就像一個任性的孩子硬要做一件根本辦不到的事。

連維材從懷中取出上諭的抄本，遞給林則徐說：「跟原件可能有兩、三句出入。」

這是丁守存在軍機處看過一遍默記下來的；文章相當長，但幾乎和原文一字不差。

「調四川、貴州的兵……這可不行啊！」林則徐邊看邊搖頭。

「不行嗎？」

「不行！我國的軍隊離家鄉愈遠愈不行。區區四千軍隊，在廣東也是可以徵集起來的啊！……」

連維材一聽這話，突然感到心裡空虛起來。

他和林則徐都知道最後是不可能戰勝英軍的。即使戰敗，仗也要打得很漂亮——朝著這個目的所作的努力，完全是徒勞無益的。

2

琦善的獨斷專行，不僅是依靠欽差大臣關防這張王牌，還因為他相信北京的同夥，尤其是穆彰阿的堅強後盾。

這位穆彰阿早已心急如焚。

在專制君主制的國家，一切均由皇帝作最後的決定。身為臣子，不管有多大權勢，能辦到的事都是有限的。要改變皇帝的想法，需要做相當耐心的努力，有時甚至要使用威嚇的辦法。

在迫近年關的一次召見時，穆彰阿帶著沉痛的面孔，這麼上奏說：「關於邦家的財政、軍事力量和民生，陛下已有深刻了解。乾隆大帝的偉業，垂惠於二億生靈。而今皇上撫育著四億臣民，以天下不變之財富，養活加倍之人口，不如意之處在所難免，臣等日夜痛心。幸而民心穩定，治績卓著，此